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論文卷

续编一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卷分主编 迟文杰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民俗学会神话与西王母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442149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論文卷

续编一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卷分主编 迟文杰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民俗学会神话与西王母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淮阴师院图书馆1442149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 1, 论文卷续编 / 迟文杰主编

.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95-0597-5

I. ①西… II. ①迟… III. ①神话-人物形象-中国-文集

IV. ①B93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8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300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9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丛书总主编

迟文杰

本分卷主编

迟文杰

编纂机构

新疆天山天池管理委员会

学术支持机构

中国民俗学会神话与西王母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

学术顾问委员会

刘铁梁	赵宗福	叶舒宪	叶 涛	郑志明
巫新华	吕书宝	陈丽琴	李学军	刘志勇
石彦玲	迟文杰	孟凡人	薛宗正	张从军
刘宗迪	施爱东	黄景春	陈连山	黄维政
陆志红	吴 真	吴新锋	郑 燕	刘力坤

总 序

远古人们结群而居，在集体劳动和共同生活中，创造了原始工具、记事符号、图画文字、原始音乐和舞蹈，同时也产生了原始神话。神话出现于原始氏族社会，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变化和发展。早在原始人群和血缘氏族时期，人们便已开始了早期文化的创造。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抗争自然的能力有所增强，活动范围也日渐扩大。考古发现一再证明，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西北高原、华北平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迹。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则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这种以母系血统维系的母系氏族更发展到全盛时期。中国古代神话中因而诞生了不少女性神话人物，如西王母、女娲、羲和等。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不仅在生产上起主要作用，而且还是原始聚落中胞族的轴心。她们常常被神化成人类及万物的创造者。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神祇，其信仰至晚在战国时期已经形成。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盛期，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较大范围内和较长时间里流行、具有民间宗教崇拜性质并具有常人形态的神，故又被海外学者称为“中国第一神”。而学术界认为西王母是中国西部距今三千多年前后，曾经广泛存在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西王母：根据《山海经》记载，这位传说中的女神职司灾疫和刑罚，亦

称为金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住在昆仑之丘的绝顶之上，昆仑之丘不仅是特指一个地点，而应当是泛指相对中原而言的中国西部广大的区域。有叫做踞鸟（青鸟）的三足巨型猛兽，为其服役，又称三足鸟。

三足鸟：古代的太阳精灵，也被看作太阳运行的使者。中国古代传说太阳中居住着三足鸟，人们敬仰太阳，三足鸟也被作为祥瑞的象征来崇拜。1971年，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一幅彩绘帛画，右上方是一轮红色的太阳，太阳中间有一只三趾的神鸟。在大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的《淮南子》中，就有“日中有踞鸟”的记载。据说由于三足鸟一共有十只，不停地在天空中运转，导致地上遭受旱灾和灼热的煎熬。尧帝命令后羿将所有三足鸟射杀，结果后羿射落九只留下一只，从此太阳只有一个并且在傍晚落下。而三足鸟是服侍西王母的精灵，是专门为西王母觅寻食物的神鸟。

西王母与长生：传说西王母所在之处有“生命之树”，每三千年便长出代表长生不老的仙果。仙果在中国神话中的意义相当于西方的神奇苹果，是令众神得以长生的“神之食物”和“不死之神肴”（ambrosia），在波斯它被称为haoma，在埃及被称为sa；长生不老仙果中的蟠桃则演化成了西王母大宴众仙的专享圣果。它的本质是诸多文化传说中始祖女神创造万物的神圣之血——生命之源。西王母既掌握着死，又掌握着生。仅此两点，便可见西王母在上古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所以，有学者说：“在中国古神话中历来存在着一个辩证的观念：生神与死神，创造生命之神与刑杀生命之死神乃是同一位神。”

远古人们表现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神话故事，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精神艺术创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准确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自身能力低下，不能够科学地解释宇宙世界、自然现象和原始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和变化，仅以简单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借助想象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思考的结果。所以神话观念具有超越语言甚至文化的性质，上古中国的许多神话人物而今都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化中的传说与宗教偶像。西王母崇拜就目前研究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也已不限于个别地域或个别民族，无疑已经具有跨地域跨族群的文化影响。首先，因为她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代表着繁殖与生长；其次，她还是西方仙境的领袖，是最大的神，她是中国文化中佛教传入之前最

重要的神与偶像，信众广布海内外；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道教形成后对西王母神话的流传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源于老庄哲学尊崇女性的思想引导，西王母由母系部族首领演变成仙，进而又成为道教最尊崇的众女仙之宗。西王母不仅能度人成仙得道，而且掌长生不死之药，握生杀长寿大权，所以，又产生了嫦娥偷长生不死之药成仙奔月的千古神话。西王母受到了渴望长生不死和成仙得道的汉代民间的狂热崇拜，她是护佑平民百姓的金母，又是汉武帝求仙不死的神灵。她是道教尊奉的元始天尊，成为汉画像石中有许多羽人侍者相伴的画像主题；也是称作扶桑大帝的东王公的对偶神，更是变成了玉皇大帝之后，慈善的王母娘娘，得到更加广泛的信奉。

新疆天山天池作为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夏宫和瑶池所在地，由古至今，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脉络生成、传承、发扬，形成了天山天池独特的道教文化。

汉代道教产生后，西王母文化与道教文化融合互生，在天山天池衍生了许多道教故事。历史典籍除《山海经》外，在《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帝内传》、《淮南子·览冥训》、《枕中书》、《西王母传》、《搜神记》等书中都有记载。而《穆天子传》是众多记载西王母文化的代表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穆王在与西王母惜别时的对歌中提出“和治诸夏”的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建设人类理想社会的思想精髓。

西王母瑶池会周穆王的故事，经后世的代代相传，特别是经天山天池周边地区本土文化的演绎，已形成内容十分丰富、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情节十分动人的系列故事，如《西王母瑶池盛宴周穆王》、《周穆王八骏赴瑶池》、《瑶池缘》、《玄女施法》、《西王母降妖》等，以及诸多民间世俗传说，如《王母私访》、《三度嫦娥》、《消灾门》、《夫妻树》、《醉仙林》、《蟠桃园》、《东方朔偷桃》等。

在道教多神论的影响下，本土居民还把天池的异石奇木都与西王母相联系，产生了大量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故事和建筑。如说天池为西王母所造，既是她的沐浴处，又是她的梳妆镜；说天池北岸上的那棵老榆树，则是她的头簪变成的一枚定海神针等。

唐代，天池道教文化有了新的发展，许多文人墨客受到西王母神话、传说等文化影响，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增加了天池西王母文化的文学底蕴。在这一文化流变中以唐代大诗人李白为最，在其《清平调》中写

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栏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诗中提到了西王母神话中的“群玉山”、“瑶台”。《天马歌》中更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再次提及西王母神话中的核心内容——“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穆天子传》）。李商隐的《瑶池》“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的佳句，则广为流传，为西王母文化增添了千古帝王爱情故事的色彩。清代新疆成为清政府流放地，大批谪遣官员、文人来到这里，留下了丰富的诗歌、行旅笔记，使西王母文化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形态。

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重视，经文化工作者搜集、挖掘，整理成《民间故事集成》、《瑶池与西王母的传说》、《天池传说与王母神话》（故事书籍）、《周穆王西游记》（连环画册）、《瑶池史画》（剧本）等。2007年2月，西王母文化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以西王母文化为主体的道教文化作为天山天池的主流文化，其文化发生的源头、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特质、文化对待人生的态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贡献都有一定的分量。新疆天山天池作为中国社会各界公认的西王母仙居地之一，以弘扬西王母文化为己任，挖掘、整理、传承西王母文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也是做一大功德。

近年来，西王母文化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西王母神话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王母娘娘的记载有很多，反映的是中国前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从远古直至两汉；地域覆盖从华夏故土放射到周边四夷、域外各国。两汉文化是佛教未全面影响中国以前的文化，是集中华固有文化之大成者，内容庞杂，记录丰富，被视为一部形象的先秦文化和汉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对中华固有文化的寻根，西王母研究是一种直捷的方式和可靠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西王母不仅吸引了文物考古界、艺术界，也吸引了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民俗、民族、天文、冶金、建筑、酿造、纺织等学科和专业的注意。今天的西王母研究实际上已朝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发展和朝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就西王母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而言，出现类似“敦煌学”的“西王母学”，本是情理中事。

2. 西王母在道教中地位极为特殊，全名为白玉龟台九灵太真金母元君、白玉龟台九凤太真西王母或太灵九光龟台金母元君，为女仙之宗，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得道登仙者，都隶属于西王母管辖。此外，西王母和东王公又是道气阴阳之父母，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

3. 西王母信仰在古代中国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研究也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如何开展西王母文化研究和弘扬的新局面，是今天西王母文化研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内已基本形成一支西王母文化研究队伍，不过人员庞杂，研究内容多停留在比附、揣测和为世俗利益服务的初步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规模和力度的加大，大量与西王母有关的出土文物不断涌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也对研究的深度和范围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更高的要求。

国内外学术界以及社会其他相关领域对西王母的关注与研究虽说由来已久，但是对于相关传说的收集、整理，古代文献记载的梳理，考古资料的刊布与汇集整理，人文科学各个角度的深入研究可以说工作才刚刚起步，许多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新疆天池管委会深感有责任为西王母文化的研究与弘扬略尽绵薄之力。我们初步的考虑便是筹措出版《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大型系列丛书，以及进行与之相关的社会组织与文化弘扬工作。

丛书目的在于系统介绍国内外学术界和相关文学、艺术领域迄今所有关于西王母记述与研究成果，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且现今仍有重大社会、学术价值的重要资料与著作。我们将从基础资料与研究成果的汇集和刊布着手做起，逐步涉及并涵盖西王母文化的各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之中不到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会以续编或补遗等形式加以完善，当然也希望能够得到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帮助，一同为研究和弘扬西王母文化尽力，以此为中华文化推陈出新和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迟文杰

2007年10月18日

主编的话

2009年8月26日至29日，首届“中国·天山天池·西王母文化学术论坛暨中国民俗学会神话与西王母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召开。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大学院校的17位西王母文化研究专家学者，应邀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这次活动是由新疆天池管理委员会和中国民俗学会联合举办的，是迄今为止新疆天山天池景区举办的层次较高的专题学术论坛。

在论坛召开之前，由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叶涛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爱东先生，向国内外一些研究西王母文化的学者发出征稿邀请，经两个多月的征集，收到21位作者的18篇论文。这些文章从西王母神话的源流考、《山海经》考、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的历史考察、西王母文化民间信仰、现代传播、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等诸多方面研究论述，极大地丰富了西王母文化的研究成果，为西王母文化的发展、传承、弘扬等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论坛现场，学者们各抒己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热烈而友好；就西王母在《山海经》中的记述，各家争论尤为激烈，面对面的举证、交锋和论述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思辨碰撞的高潮。

三天的学术活动丰富多彩，收获颇丰。参会者意犹未尽，西王母作为东方第一女神，文化光辉在其仙居圣地——瑶池再次光芒四射，普照着这方神

山圣水的万物生灵，真如典籍中记载的“陶钧万物”。

作为这次学术论坛的发起人、组织者，我深感这次活动意义重大，产生的成果应该惠及更多的人，通过多种渠道尽量放大。鉴于以上考虑，又征求了各位论文作者的意见，决定将这册论文集纳入我们已出版的《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系列，供各方关注此项研究的学者贤达们参阅。

“西王母文化论坛”的首次开坛，为天山天池打造“西王母文化”品牌正式做了一个奠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西王母文化以天山天池为核心区域的进一步弘扬开了一个好头，更为2010年成功举办首届“新疆·阜康西王母瑶池蟠桃会”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提供了翔实准确的学术依据。

作为天山天池的景区的守护者，我们不仅有责任和义务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和利用好山山水水，而且应竭尽全力将西王母文化多元一体而又包容开放的人文精髓发掘研究好，展示弘扬好！

迟文杰

2011年4月20日

目 录

总 序 1

主编的话 /7

《山海经》西王母的吉神属性考 陈连山 /1

西王母神话的传播研究 陈丽琴 /12

西王母与舜帝的传说 陈泳超 施爱东 /25

东部沿海西王母祭祀摩崖造像 高伟 /33

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的历史考察 黄景春 郑艳 /42

西王母神话与月亮神话的关联 黄涛 /83

从瑶姬到巫山神 林继富 /90

西王母神话的本土渊源 刘宗迪 /111

绿野仙踪再追寻 吕书宝 /128

新世纪以来西王母研究概要 鲁小俊 吴光正 /140

民间想象的西王母 丘慧莹 /156

在田野与文本之间的西王母故事演变 吴新锋 /168

超越与神圣的激情：唐人眼中的西王母 吴真 /180

西王母与碧霞元君的关系 邢莉 /186

从昆仑玉神话看西王母与“西游”想象的发生 叶舒宪 / 194

西王母的形象变异 张从军 / 210

西王母神话的诸要素辨析 赵宗福 / 228

台湾西王母信仰的在地化发展 郑志明 / 243

《山海经》西王母的吉神属性考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

西王母故事的演变历程比较复杂,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比较一致,那就是认为最早的西王母材料——《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一个可怕的凶神。这方面只有刘宗迪认为她不是凶神。¹我在研读《山海经》的时候,对这种“原始西王母凶神说”产生了一些疑问。本文将细读经文,对西王母的原始性质进行一番新的考辨。

一 有关西王母原始性质的旧说的缺陷

现代学术界较早讨论西王母属性演化的是茅盾。他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进化论和古史辨学派的影响,认为原始的西王母形象经历三个大的演变时期。他认为《山海经》作于东周到战国,其中的西王母“豹尾虎齿,蓬发戴胜”,是半人半兽。她“司天之厉及五残”,是一位凶神。第一个演变时期是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和汉代初年的《淮南子》。在《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很像人间帝王,能与穆王歌谣和答。在《淮南子》中,她又变为拥有不死药

1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5页。

的吉神和仙人。第二个演变时期是《汉武故事》，其中，西王母拒绝给汉武帝不死药，而给了一个“三千年一着子”的桃子——这相当于次等的不死药。第三个演变时期是魏晋时代。在《汉武内传》中，西王母成为“年可三十许”的丽人，是群仙的领袖。至此，西王母的原始神话彻底转化为道教传说。¹

茅盾的说法影响很大，《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作为凶神似乎成为一个普遍结论。但是，从凶神到吉神的转换，存在巨大差距。茅盾对它们之间演化的原因所做的解释没有任何直接材料，只是根据文化进化论的一般原则做了一个说明：

因为“文雅”的后代人不能满意于祖先的原始思想而又热爱此等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因而依着他们当时的流行信仰，剥落了原始的犷野的面目，给披上了绮丽的衣裳。这是“好奇”的古人干的玩意儿，目的在为那大部分的流传于民众口头的太古传说找一条他们好奇者所视为合理的出路。²

这段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王母不再是“豹尾虎齿”，但是没有说明为什么战国人会把一个令人恐怖的“凶神”转化为一个美丽动人的“人王”和掌管不死药的“吉神”。这前后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完全是对立的关系！那个最早的改造者依据什么把一个凶神改造成吉神？如果根据不足，他怎么可能说服其他人接受他的这个篡改呢？这是一个问题，需要作出合理的解释；否则这个演化理论就不能成立。

二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的形象

《山海经》中涉及西王母的材料主要有三条。分别见于《西山经》、《大荒西经》和《海内北经》。各篇先后，学界认识不一。一说认为《西山经》

1 玄珠（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上海：ABC丛书社，1929年，第65—66页。

2 同上，第68—69页。

较为可靠，成书年代最早，大致在东周或战国初期，《大荒西经》最晚，或许在汉代完成。例如茅盾和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就是这种看法。¹另一说则相反。例如，袁珂认为《大荒西经》最早，《西山经》次之，《海内北经》最晚。²由于《山海经》各篇成书年代问题过于复杂，资料也不够，双方的说法也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另外，他们各自对于上述材料里面西王母性质的细微变化的解读并未超出原始凶神的范围，所以，本文不讨论各篇目的先后问题，而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解读。

为了准确理解经文，我根据袁珂《山海经校注》把西王母材料的上下文全部引出，并给各段编码（M1、M2、M3）如下：

M1.《大荒西经》：“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M2.《西山经》：“又西北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

M3.《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³。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

上述三条材料中的西王母形象是基本一致的：M1说她是“人”，M2中说她“其状如人”，这些都表明西王母基本是人的形状。

这里的“蓬发戴胜”，郭璞注云：“蓬头乱发。胜，玉胜也。”把“蓬发”解释为“蓬头乱发”，一般是可以的。按照这样解释，西王母颇有些原始野

1 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孙昌武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4—26页。

2 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358页。

3 袁珂《山海经校注》认为“杖”为衍文。

蛮的色彩。不过，我怀疑这种解释在《山海经》中可能不很确当，因为这个西王母同时还戴着玉胜——胜原本是古代织布机上缠经线的横杆滕¹，两头有滕花。以之为原型的发饰玉胜，则可以卷头发——既然戴玉胜，似乎不应该再是蓬头乱发了。蓬，可以是蓬大的意思。查《山海经》中《海内经》有云：“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玄狐作为动物，其尾巴不存在乱不乱的问题，所以它的“蓬尾”，郭璞注为：“蓬，丛也……《说苑》曰：‘蓬狐文豹之皮。’”这里的“丛”是众多的意思。郝懿行云：“《小雅·何草不黄》云：‘有芄者狐。’言狐尾蓬蓬然大，依字当为蓬，《诗》假借作芃耳。”蓬尾，就是尾巴蓬大。既然蓬是蓬大，那么，西王母的“蓬发”似乎应该是头发很多的意思，所以她戴了玉胜。这样解释，“蓬发”与“戴胜”之间就不存在内部矛盾了。而西王母戴了“胜”的“蓬发”也就自然呈现出向上膨起的样子，正如浙江绍兴出土的东汉时代的画像铜镜所画的西王母样子。所以，“蓬发戴胜”不能说是西王母原始野蛮的标志。

当然，西王母也有一点动物特征——豹尾、虎齿。这是旧说判断西王母是半人半兽神的依据。我觉得这个判断有些过头了。M1中“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的“神”才是真正的半人半兽的神。西王母基本是人的形状，只是有一点动物特征而已。我也不同意那种把“豹尾、虎齿”解释为装饰物的说法。毕沅《山海经新校正》认为西王母是国名，“豹尾、虎齿、蓬发”只是“见其民俗如文身、雕题之属耳”，“戴胜言其民俗尚此饰也”。毕沅的解释完全违背《山海经》经文，不可取。刘宗迪说《大荒西经》是根据古代历法月令图而来的述图文字，“非谓其人长着老虎的牙齿和豹子的尾巴”。²这里不讨论《大荒西经》是否是述图文字的问题。我退一步说，即使那幅所谓的历法月令图里有这样一个装饰的人物，但《大荒西经》作者之所以误解性地把这个图画人物解释为“西王母”，应该是这个图画人物正好可以印证原有的神话传说。“豹尾、虎齿”依然还是动物性的特征。至于这里的“豹尾、虎齿”

1 滕，一名摘。

2 刘宗迪：《失落的天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35页。